

侯官嚴
氏評點

莊子

克崙署



雜篇

莊子故七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

郭象曰善惡所致俱不可必也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

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郭象曰精

誠之至陸德明曰呂氏春秋藏其血三年化爲碧玉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

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李頤曰孝己殷高宗太子木與木相摩

則然。其昶案淮南云兩木相摩而然金與火相守則流。薛福成曰此泰西電學化學之

權與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絀。音駭於是乎有雷有霆。成元英曰陰陽

錯亂不順五行故雷霆擊怒驚駭萬物。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司馬彪曰水中有火謂電

也。焚謂霹靂時燒大樹也。唐順之曰：有甚憂兩陷而無

所逃。其昶案兩指天地憂兩陷正若杞墮。音陳螭。音惇不得

成。成元英曰：墮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音沈。屯。李願

鬱也。音悶也。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長陸

庚曰：火在人身有所謂五志之火者。月水也。月不勝火。即醫家一水不能勝五火義。於是乎有債

音。然而道盡。其昶案禮記注道從也。以莊周家貧故往

貨粟於監河侯。陸德明曰：說苑作魏文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

將貨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

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

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

活我哉。

王引之曰：豈猶其也。

周曰諾。我且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

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

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

王引之曰：然猶則也。其君昶案：藝文類聚引作爲君。

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其昶案：以上奢求無益。

任公

子爲大鈎巨緇。

李頤曰：任國名司馬彪曰：巨緇，大黑綸也。

五十牯。

古邁反。

以爲

餌。

郭象曰：牯，健牛也。

蹲。

音存。

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

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鎔

音陷。

沒而下。

陸德明曰：字林鎔猶陷也。

驚揚而奮鬣。

求夷反。

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

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

音昔。

之，自制河以東。

陸德明曰：制應。

作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

鞋

音權。

才諷說之。

任公子監河侯兩段所
明政用相發其旨則
物之差數不主故常
也方其欲少則升斗之
水利於東海之波方
其圖大則連括巨
緇賢於揭竿趣瀆
此其監義宜為明
顯矣

徒皆驚而相告也。李頤曰：軫軫量人也。朱駿聲曰：軫借為銓。夫揭竿累。本亦作累。

趣。本又趨。灌瀆。司馬彪曰：繫綸也。灌瀆既灌之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

矣。飾小說以干縣令。馬永卿曰：莊子與梁惠王同時是時已有縣令見史記年表。朱亦棟

日猶左傳。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

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其視案以上苟得無補。儒以詩禮發冢。

大儒臚傳曰。向秀曰：從上語下曰臚傳。東方作矣。司馬彪曰：日出也。事之何

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

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本一作壓其顙。

許穢反。陸德明曰：字林：壓一指。儒以金椎控其顙。王念孫曰：

按也。司馬彪曰：顙，頤下毛也。而是也。而者汝也。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其視案太史公曰：掘冢姦

事也。而田叔以起蓋自戰國以來多有發冢致富者矣。
莊子言此以譏世儒之誦詩書而躬穢行者以上卑者
逐。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陸德明曰老萊子楚人也出薪出採薪也遇仲尼反

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

音下。

郭象曰長上而促下也。

末僂而

後耳。

其昶案末僂猶上僂左傳上僂注背偃也郭象曰耳卻近後

視若營四海。不知

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

汝躬矜。與汝容知。

陸德明曰容智謂飾智為容好

斯為君子矣。仲尼揖

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

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

其昶案呂覽注驚亦輕也

抑固窶邪。亡其

略弗及邪。

其昶案窶謂如窮人無所歸者王引之曰亡無同轉語詞

惠以歡為驚終

身之醜。

其昶案左傳注惠發聲也惠以歡為驚終身中醜九字為句言其惟以悅世自輕其恥

民之行進焉耳。

其昶案中民猶得民禮記注進謂自勉強也。

相引以名相結。

以隱。

俞樾曰呂覽注隱私也。

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

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

其昶案毀譽不忘退則內自傷動則入於邪。

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其昶案每讀為晦眩篋釋文每每猶昏昏。

奈何

哉其載焉終矜爾。

吳汝綸曰淮南云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載則虛與此文載字同其昶案

以上高者矜名。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

李頤曰宋元君元公也成

元英曰阿曲也。

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

余且

子餘反。

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

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

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

嬰兒兩語當自成童
即不然屬下拔石師
於言有用之用能
言相處無用之用
而究之嬰兒之得
效於何者為多知

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
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
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
筴。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陸德明曰。鵜鶘水鳥。去
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姚鼐曰。網之害大於鵜鶘。鵜鶘人之小知者猶魚之
不知畏網也。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王啟曰。石碩通。與能言者處也。
其昶案。去知而知去善而善者。亦猶嬰兒無師而能言。任其自然而已。以上痛名利之徒。攫身世網而不能免。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
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

此則無用之用見矣

徐無鬼是之於地也

談雖時其所不

輟張而後善博也

人之知也少雖少特

其所不知而後知天

之所謂也与此乃相

夢明

噫通意

而墊

丁念反

之致黃泉

崔謨曰墊下也陸德明曰致至人也馬永卿曰以足外無餘地也

尚有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

明矣。

其昶案以上至人遊世以無用全身洪邁曰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備水無當於五色五

色弗得

不章其理一也為國者其弗以無用待天下士則善矣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

不遊乎。

其昶案不遊謂絕世者

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

其昶案不能遊謂徇

世者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

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

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

也。

唐順之曰名分莫嚴於君臣易世則變況其他邪不留行即無住著意其昶案至人與時偕行若尊古卑

今一往不顧是僻學之患也

且以希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

聖者徹之反

波。宣穎曰：古人今人同。逐波流，何容偏尚。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

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其昶案：流通決絕之

矣。彼教不學二句，承上為說。學同數亦教也。教而非教，遊於世而不僻也。承意不彼，順人而不失己也。自夫流

遁之志至此言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顫讀曰

絕世者不能遊。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顫讀曰

馨禮燔燎羶薶注羶當為馨聲。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

之誤也。顫與羶同見列子釋文。徹為甘心，徹為知。知

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而不止。則跼。王念孫曰：跼讀為珍。

廣雅：珍，跼也。珍則眾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

罪。其昶案：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其昶案：殷盛也。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其昶案：廣雅：降

與犀同云：減也。天人氣息日夜相通，未嘗胞有重閭。音

有減其不能殷盛者，人特以聲色自戕耳。胞有重閭，音

陸德明曰：胞，腹中胎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僇。

郭象曰：閭，空曠也。

主文七

集虛草堂

音奚司馬彪曰勃溪反戾也無虛心無天遊則六鑿相

攘司馬彪曰謂六情攘奪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其

案大林丘山其境虛也神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宣

日名之溢外六鑿之擾故觀清曠之境而喜謀稽乎詒音弦郭象曰詒急知出乎爭柴

生乎守官曾國藩曰柴梗塞也言所以閉塞不通事果

乎眾宜其視案徇眾好則果於為方揚曰此六春雨日

時草木怒生銚七遙鑄乃豆於是乎始修陸德明曰銚

穿削也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其視案銚鑄

鑄似鋤反生者猶半蓋天氣之穿無所不達人苦奔競自靜默

塞其竇也自目徹為明至此言徇世者不能遊可以補病皆城音滅一可以休老焦竑曰皆城蓋養生

此段之旨。非著其不能過也。乃要其尊古卑今。而遂至於覆墜而不反。大地而不顧也。夫演門由先之行。固不必非。而慕效者。遂至流通而決絕。故若菜子曰。反無非傷。而無非邪。而丘數者。

城類旁修養之法。故急就篇。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

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賊

戶。楷天下。王叔之曰。謂改百姓之視聽也。神人未嘗過而問焉。王夫之曰。超其

上則知賢人所以賊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

賊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

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陸德明曰。演門宋城門名。

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其視案此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

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踐音存於窾

水。陸德明曰。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陪。芳附河。其

案。陸赴也。見秋水。荃者。所以在魚。徐常吉日。得魚而忘。

釋文。此絕世者。

往不忍一世之傷而
驚萬世之患也

莊故七

六

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陸德明曰荃香草也可

兔蹄也係其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

言之人而與之言哉其昶案以上申發篇首之義以見

御世絕世皆不足語此以惠子之可與言猶有子言無

用之疑他何望哉王夫之曰此段文義乃以起寓言篇

之旨而寓言篇末又與列禦寇篇首意旨昭合蓋襍篇

次序相因類如此昔人以此益證讓王四篇為攙入信

不誣也

寓言第二十七王夫之曰發明其終日言而未嘗言之

之序例詳說

乃反約也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陸德明曰寓寄也重言為人所重

過十之一重言依託聖人以危言日出和以天倪

自重也然則所自言者十三王闓運曰

卮觶同字。觶言飲燕禮成舉觶後可以語之時之言也。其昶案詩云獻醕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古者旅酬之時少長交錯皆無算爵。鄉射記云於旅也語故曰卮言義主盡歡無次第故曰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矣。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姚鼐曰以上解寓言意以下解重言意其昶案寓言者意在此而言乃寄之於彼滑稽出之正言若反以世人不可與莊語故曰非吾罪也司馬子長言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器之於己爲非之。王引之曰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王啟曰爲猶則也王啟曰爲猶則也。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王啟曰爲猶則也。已言者止人之爭辯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

僅必著艾先人而無
經緯本末之道雖老
陳人而已陳人云者
猶孔北海之謂哀
休塲中枯骨

和以天倪之事如此

其昶案期讀為其左傳楚子期越絕書引作其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

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耳其昶案世人各以先

入之言為主彼未嘗不以為重言而守之其實皆無厄

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

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其昶案與猶以也理之一者以

齊其不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

嘗不言阮籍曰莊周述道德之妙敘無為之本寓言以

一世豈將以希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有自也而可有

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

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

天均極天鈞。鈞陶輪也。似道之物皆無始卒。無始卒者。惟環可言。則由是往復周流之事起矣。前以云。遵伯玉以此言孔子。夫亦實言而已。未必其為事實也。

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王夫之曰。各有依其種。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其和案。莊子之學。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也。然與不。然。可與不可。一付之天倪而已。不與此所謂不言之言。全書皆如此也。以上自發其箸書立言之總例。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羅勉道曰。服知。從事乎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其和案。其讀為。豈言勤志服知也。之說。孔子已自謝之。夫豈未之嘗言故。孔子云。夫受才下引孔子語。以證其所見。蓋進乎此矣。乎大本。羅勉道曰。大。本謂太初。復靈以生。其和案。靈善也。生讀為性。鳴而當律。

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巳。

矣。其昶案此勤志服知者孔子始時所是卒而非之者也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

龔立。其昶案龔與愕鄂字通顏師古說凡言鄂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潘岳賦應叱愕立定天下

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其昶案能服人之心者孔子自謝不及故

曰能化也以上假孔子之言示學者必先明大本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

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其器反郭象曰泊及也吾心

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郭象曰縣

係也曰。既已縣矣。郭象曰係於祿以養也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

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郭象曰彼謂無係也

其昶案以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

不泊。不及親也。

可即何字。

弟子謂參。三事親

不係於境。仲尼意

謂無所係。則無所